



父亲与我的距离

■红鸟

一直以来,我与父亲生活在一起,他一生都没有走出我们的村子。

我读小学的时候,就本村,预备铃响过之后再去也不会迟到,下课十分钟还能跑回家喝口水。父亲说,咱们家离学校 520 米,我用脚丈量过。

每到暑假,父亲总会带我去县城卖西瓜。我们家每年都要种两亩地的西瓜,拉到集市上卖了贴补家用。那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,父亲用架车拉着西瓜,还有我。越过一片片庄稼,走过坑塘、小桥,偶尔还会听到大雁在空中鸣叫。你会想象得到,我内心是多么的明媚和惬意。在集市上,父亲和买主讨价还价,感觉差不多的时候,便向我使个眼色,我便恰到好处地抱个西瓜过去。父子间其乐融融的氛围总能感染买主。就算买主不需要,但是看到这样的情景,也会买一个带回家的。有一年,西瓜大丰收,卖不完都喂我家的羊了。父亲说,你看,咱家的羊吃了西瓜,就像涂了口红一样。然后,父子俩搂在一起笑得前仰后合。

初中的时候,到了县城的陈城中学,父亲每到周末就来接我回家,或者是隔三差五给我送点吃的、穿的。他总是骑着那一辆破旧的自行车,到学校的时候,头发凌乱,满面尘土,好像经过了长途跋涉。父亲说,我整整骑了一个小时,离咱们家应该是 20 公里。我就笑父亲的迂。我说,你又没有用尺子测量,咋会那么准!父亲就“嘿嘿”笑笑,差不多就 20 公里吧,错不了多少。

每到周末回家,父亲就会给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。父亲告诉我,他小的时候,兄弟姐妹六人都住在一间窝棚里,冬天的时候,北风吹着口哨钻进来,温度比外面还冷。奶奶总是坐在那里纺线、织

布。在父亲的记忆里,耳边都是纺车“嗡嗡”的声音。父亲说,我喜欢看有关劳苦大众的电视剧,里面的人物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,终日辛劳,换来勉强的温饱。然后父亲笑着对我说,又好像是在讨好我,孩子,好好读书,我的希望都在你身上啦。

我也争气,接着读高中、大学,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工作。进入社会之后,各种生活琐碎扑面而来,也就很少回家了,只是偶尔给父亲打个电话,报个平安。他在电话里言语不多,总是说些让我吃好、喝好之类的,再有就是谈谈庄稼的收成、村里发生的事情,总之都是些鸡毛零碎、家长里短。

随后,我结婚了,组建了家庭,我和父亲的生活渐行渐远。一次在电话里,因和父亲意见不合,我们吵了起来,互相不理睬好一段时间。当有一天,我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听到了闽南语歌曲《阿母的老纺车》,不禁想起了那许多个和父亲在一起的失眠的夜晚,想起了碧绿碧绿的西瓜地,想起了大雁南飞的乡村岁月,想起了只要父亲在身边就有的幸福的日子。我想,我应该主动给父亲打个电话了。

我打电话给父亲,告诉他我近期回家看望他。父亲愣了一瞬间,也许他想不到生性倔强的我怎么会突然低头。我大声告诉父亲,我想咱家的西瓜了,还有奶奶留下的老纺车。父亲说,你到家,我再带你去集市卖一次西瓜,好吗?

我还能说什么呢,我只有拼命地点头。父亲的提议,不正是我所向往的吗?说走就走,掐指一算,在京工作一年多了,还没有回过家呢。由于老家所在的城市还没有通高铁,我只能坐火车回家,然后换乘公共汽车,前前后后,需要十二三个小时。到家,发现变化很大,堂屋的那面墙上,被父亲张贴了一张中国地图。走近一看,北京所在的位置画了一个大大的圈,我家所在的位置画了一个大大的圈,旁边用铅笔写道:儿子与我的距离 781.3 公里。

我说,爸,咱俩的距离,你测量得这么准确啊?

父亲说,我没上过学,不懂地理,也看不懂地图,是我跑到村小学王老师那里请教的。

他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,声音越来越小,但我还是听见了,听得很清楚……

微小说二篇

■王红丽

爱的伤害

母亲终于真正地退休了,张松林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。母亲是市一高的骨干教师,常年带毕业班,前几年退休后又被学校返聘,如今已年逾六十。平时天不亮就起床,夜深了才到家,备课,上课,盯着学生学习,关注学生的心理,随时调整着复习的进度。由于长年累月地处于紧张状态,积劳成疾,“三高”已经悄悄地找上了她,这两年已经晕倒过两次了,张松林不敢想下一次会是什么时候、什么后果。

张松林决定不让母亲再劳累,让她彻底休息。他为母亲请了一个保姆,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,母亲不用做饭洗衣打扫卫生,每天只管看看电视浇浇花就行。从紧张忙碌中一下子闲下来的母亲有些不适应,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总是烦躁抑郁发脾气,有时候甚至张嘴骂人。张松林找心理医生给母亲看了看,医生说不能受刺激,需要静养。张松林更不让母亲做什么了,连浇花的事情也交给了保姆。

无所事事的母亲整天就只是吃饭休息看电视,或者是坐在阳台上看日升日落,小鸟飞过。开始还和保姆唠几句嗑,后来话也不想多说了,一天到晚地呆坐着。天长日久,整个人变得反应迟钝,目光呆滞。直到有一天,下班回家的张松林说了一声,妈,我回来了。母亲扭头茫然

地看着他说,你是谁啊?张松林的心里咯噔一下,他走近母亲,迎上来的是母亲陌生而遥远的目光。

张松林带母亲到医院,检查完之后,医生说母亲的“三高”基本上已经降下来,可是却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。

祝您康复

三个月前的一个深夜,78 岁的周世平被救护车拉到医院,经检查确诊为高血压引起的急性肾衰竭,住进了 ICU。第二天,肾内科的张主任通知病人家属到办公室商议治疗方案。

“如果是继续住院治疗,就要使用各种治疗手段,病人可能要经受一些肉体上的痛苦。”张主任说。周世平的老伴面露不忍,儿子女儿也有些犹豫。张主任接着说:“而且整个治疗的流程下来,大约需要几十万的费用。另外,结合老人的年龄和体质,最终的治愈率是 50%。”儿子问:“如果不住院,该如何治疗?”“保守治疗,在家吃药,护理,食疗,直到发病,死亡。”张主任说。女儿说:“我实在是舍不得爸爸,即使有 1%的希望也是要治的。”儿子说:“是啊,如果放弃了治疗,别人会怎么议论我们!无论如何都要治的。”老伴在一旁左右为难,只有■惶地不发一言。最终结论:继续治疗。

在给周世平输液的同时做了腹膜透

析,每周两三次。两周下来,周世平元气大伤,并且导致了一系列的并发症,贫血、腹膜炎、心血管病等,非常痛苦。亲人看着心疼,又不能替代,只能好言劝慰。

一个月之后,周世平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,连呼吸也变得比较困难,只好戴上了呼吸机,呼吸机的管子又损伤了喉部肌肉,任何吞咽都会呛到肺里,只有依靠鼻饲。退休前曾是市一中校长的周世平,一生讲究,爱面子,沦落到这种没有尊严的状态,他一时间不能接受,又患上了心理障碍,精神几近错乱。

这一天早上查房的时候,张主任仔细询问并检查了一下周世平的身体状况,对其家人说:“不用治疗了,你们办理出院手续吧。”周世平的儿子问:“为什么?”“已经没有治疗的意义了,让老人回家好好地待几天吧。”儿子再想争论,张主任摆摆手走了。无奈,家人只好把周世平接回了家。

两个月后的一天,张主任正在门诊部接诊病人,外面进来的一个人让他浑身打了个寒战——周世平。张主任惊讶地问道:“您,什么情况?”周世平面带微笑地说:“我已经好了。”“啊?”“在家里休养了一段时间,我又活过来了,今天特意过来感谢您。”张主任站起来握住周世平的手,惭愧又欣喜地说:“祝贺,祝贺,祝您康复!”

感怀二首

■魏华

秋雨缠绵

三川四野雨缠绵,
沙河颍水浊浪翻。
鸿雁南归湿双羽,
街上行人已觉寒。
乌云弥漫无日月,
篱边野菊蕊秀妍。
叶落无语吻大地,
雨停盼晴赏秋颜。

游朱仙镇

中原古镇美景赏,
岳飞庙里祭忠良。
木板年画誉海外,
四面牌坊迎客访。
贾鲁河畔经商地,
水陆口岸达海江。
朱亥家乡赞英杰,
阅尽千年历沧桑。

驻村诗草

■鹿斌

初至乡下

蔷薇芭尚小,杨柳絮初疏。
万绿春风里,隔空听鹧鸪。

寻春

拂过千丝绿,来寻数茎红。
哪知花一路,无尽也无穷。

雨止

半空云未散,一夕雨始停。
绿树红楼外,鹧鸪鸣复鸣。

村夜

人间春一半,乡下夜三更。
月色玲珑看,蛙鸣断续听。

村晨

青蛙初歇处,明月未沉时。
春鸟醒来早,啾啾满树枝。

村晓

蛙声犹未止,群鸟已争天。
恰恰啾啾里,晨光满绿川。

驻村偶兴

溪边觅荇菜,坡上采藤芜。
藤芜才盈把,杨花似雪铺。

乡间暮行

晚霞散绮鸟旋空,绿树红楼掩映中。
入暮青天碧如海,一弯新月似悬弓。

夜巡遇老农 闻小麦减产

晴少雨多知未知,今年不比去年时。
犹闻布谷催人急:莫使今年垛垛迟。

夜住玉皇阁

半轮明月何时落,几处疏星尚可看。
村树田禾都不语,玉皇阁上倚栏杆。

